



外国名人传记口袋书系列

# 马克斯·韦伯

汉·诺·福根 著 ■ 刘建军 译



马  
克  
斯  
·  
韦  
伯

汉·诺·福根 著  
■ 刘建军 译

责任编辑：王萍 孟保青

装帧设计：慈立群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克思·韦伯/ (德) 福根著; 刘建军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9. 6 (2000. 8 重印)

(外国名人传记口袋书系列)

ISBN 7-5434-3518-7

I. 马… II. ①福…②刘… III. 韦伯 (1864~1920)-  
传记 IV. K835.16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37461 号

外国名人传记口袋书系列

## 马克斯·韦伯

汉·诺·福根 著 刘建军 译

---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1/32 5.5 印张 91 千字 1999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1001 4000 定价: 6.60 元

ISBN 7-5434-3518-7/I · 445

## 译者序言

---

还是在十几年前，我在人民大学哲学系读研究生的时候。有一天，一位朋友神秘兮兮地问我：“听说过没有，德国原来有两个马克思，而且观点相反！”我瞪大了眼睛，摇摇头。我的研究方向是马克思思想研究，但我只知道那一个马克思。我为自己的孤陋寡闻而难过，也为马克思有一个冤家而不安。从那以后，我就留心这另一个所谓的“马克思”。渐渐地，在中国的学术界，这个人开始浮出水面了——他就是马克斯·韦伯。

把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与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放在一起，是有一定理由的。前者的名与后者的姓发音相同，这自然是第一个原因。同时，他们又都是德国人，都把自己天才的脑力用于人类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得出了引人注目的成果。正如彼得·汉密尔顿所说，不论在哪里讲授社会学，马克斯·韦伯、杜尔克姆和卡尔·马克思总是被奉为社会学家的三位现世神明，而不论这种三位一体的表面伙伴关系仔细看来是多么貌合神离。而且，韦伯和马克思都不甘心

做书斋中的学者，而是具有强烈的干预现实、参与政治的意向。

韦伯与马克思之间许多方面刚好相反。这种相反也是某种意义上的相同，因为只有同一尺度上的两端才是真正的相反。马克思是无产阶级的代表，而韦伯则自称“是资产阶级（市民阶级）的一员”。马克思站在革命者一边，论证统治的不合理性和非合法性，而韦伯则把统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作为自己的研究内容，并站在俾斯麦一边。尤其是在一些重要观点上两人正好相反。在马克思看来，基督教新教的出现和在社会中确立自己的地位，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结果。因此，应该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和发展中寻找基督教改革的根源。而在韦伯看来，相反地，应该到基督教的新教中去寻找资本主义经济产生的根源，因为正是新教的伦理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形式产生的动因。如此等等。

但是，韦伯是韦伯，马克思是马克思。他们各有自身的目标和价值。谈论所谓“两个马克思”，不过是在追求一种戏剧性效果。如果说马克思是太阳，则韦伯并不是月亮。他并不只是反射太阳光线，而是自己也在发光。马克思·韦伯的名声、价值，可以说与卡尔·马克思无关。尽管当他于1864年出生的时候，马克思正好创立第一国际，名声如日中天。马克思·韦伯名声的增大，既不是由于名字上与“马克思”发音相同，也不是由于观点上与马克思意见相左，而是由于他对于“社会

学”的特殊贡献。他开创了一种类型的社会学研究，阐述了一些对于社会学的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思想。而且他所使用的一些概念，如“有意义的社会行动”、“理想型”、“统治形式”和“社会的分层过程”等，都已为人们所采用去研究广泛的问题。

韦伯的社会学视野是极其开阔的。不仅涉及到社会的经济和商业，政治和法律，而且涉及到宗教和音乐。在宗教里面，不仅有西方宗教，而且有东方宗教；不仅有现代宗教，而且有古代宗教。他关于儒家的研究在国际上是很有名的，我国学者也都知道。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也较早地有了中译本。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经常被人们提及的是他关于新教伦理和统治的三种类型的观点。

韦伯认为合法的政治统治有三种类型：一种是传统型统治，是建立在习惯和古老传统神圣不可侵犯的要求上的。这种统治者通常是族长、部落首领之类，他们的格言是：“服从我，因为我的人民一直这样做。”第二种类型是个人魅力型的统治，是建立在某个英雄式人物个人魅力上的，先知、圣人和革命领袖是他们的典型。他们的格言是：“服从我，因为我能改变你们的生活。”最后一类是法理型的统治，是建立在对于正式制订的规则和法令的信赖基础上的，他们的代表人物是选举产生的统治者。他们的格言是：“服从我，因为我是你们

法定的长官。”\*

韦伯的社会学思想并不都像三种类型这样清楚和有趣。由于他涉猎广泛，思想繁杂，语言晦涩，后人对他的理解遇到了很多障碍，争论至今没有平息的意思。韦伯的名声在我国也已不小，有些专业人士正在研究。但对于多数非专业的人们，对韦伯的认识还是“雾里看花”。其中的一个原因是，缺少对于韦伯生平的介绍。国内多数关于韦伯的书籍侧重思想介绍，至于韦伯的个人经历则大而化之，语焉不详。从这方面看，眼前这本韦伯小传正好显出自己的优势。它侧重于韦伯生平经历，讲得颇细，而且大量地保存了韦伯书信的原文，以及珍贵图片，使人们对于这位思想家的家庭环境、成长过程、工作经历、婚姻生活、人际交往以及精神病发作及其治疗等情况有所了解。而这也将会有助于对于韦伯思想的把握。所不足的恐怕只在于译文质量。由于译者水平不高，对于韦伯缺少研究，文中难免错误。切望读者指正。

是为序。

刘建军

1997年秋于中国人民大学

---

\* 见(英)弗兰克·帕金：《马克斯·韦伯》，刘东、谢维和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11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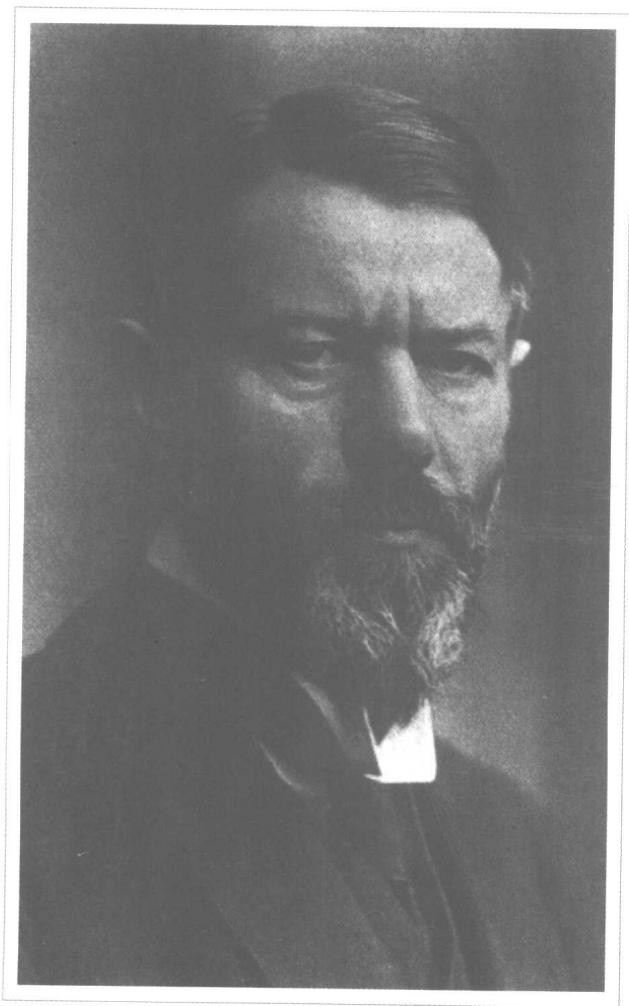
## 出版说明

---

外国名人传记口袋书系列为德国最大的社科出版社之一——鲁沃尔夫出版的一套大型系列丛书。德文称之为“口袋书”，是取其可以随身携带阅读的意思。这套名人传记是欧洲历史最久、知名度最高、规模最大的口袋书系列，被誉为“人物传记博物馆”。它始于60年代，至今已陆续出版了600多册，其作者多为德国或欧洲著名的专家、学者。该系列文字简洁、资料准确、图文并茂，已被翻译成多种文字，深受各国读者的喜爱。我们从中选出18种作为第一批以飨国内读者。



- ▶ 柏拉图
- ▶ 马克思 · 韦伯
- ▶ 肯尼迪
- ▶ 马克思
- ▶ 杰弗逊
- ▶ 甘 地
- ▶ 希特勒
- ▶ 叔本华
- ▶ 尼 采
- ▶ 凯 撒
- ▶ 丘吉尔
- ▶ 维特根斯坦
- ▶ 康 德
- ▶ 俾斯麦
- ▶ 克尔凯郭尔
- ▶ 列 宁
- ▶ 弗洛伊德
- ▶ 拿破仑



马克斯·韦伯

## 目 录

译者序言 .....	(1)
市民阶级的一员	
祖先-外祖父母-父母 .....	(1)
长子的特权	
家庭与兄弟姐妹 .....	(10)
家庭的精神氛围	
海德堡的大学生-斯特拉斯堡的士兵 .....	(25)
过渡时期	
家庭的儿子-候补文官-博士学位 .....	(38)
不再像父辈那样	
关于讲坛社会主义和关于强力国家 ...	(50)
地狱之行与新的渴望	
痛苦-科学-美国-资本主义-性解放运动 .....	(67)
悲剧、喜剧、落幕	
社会学-战争-经济与社会-世界宗教- 君主制的结束-民主 .....	(104)
注释 .....	(127)
年表 .....	(151)
评论 .....	(160)

## 市民阶级的一员

祖先-外祖父母-父母

---

马克斯·韦伯生于1864年，卒于1920年。他生活的年代几乎恰好是德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时代即第二帝国时代。这个时代的种种问题，诸如德国的国家机构与领导问题，普鲁士与德意志的关系问题，德国在欧洲诸民族力量角逐中的角色问题，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果问题等，构成了他的个人经验和政治思想的内容，也为他的科学观点提供了出发点。在他所处的时代，政治和社会状况十分突出，使他和他的同时代人有可能认识这种状况的历史特点，把握它与世界历史的联系，评价它的意义，并影响它的进程。

在帝国内部，关注着社会价值观念的传播和个人动机的形成的，除了教会、学校、市民团体以及军队外，主要就是家庭了。尽管受着社会的影响，家庭仍然保持了相当的自主性。19世纪的市民家庭代表着一种不同于公共的政治和道德态度的生活方式。在这种家庭中，父亲经常要充当家庭与社会之间的调解人，在家庭中拥有某种对外的

权力,但常常感到难于介入母亲与孩子们之间的亲密关系。由于职业与家庭的分离,做父亲的不再像在传统家庭中那样较多地参与孩子们的家庭教育了。当然,如果他能偶尔地加入进来,即内在化于“日常生活<sup>1</sup>”,也会从家庭中得到很大的快乐。只有母亲才能经常唤起亲情,她是屋檐下的美慧仙子,按照社会为她划定的角色,充当着家庭和谐与富裕的象征。

在马克斯·韦伯的童年和少年时期,这种家庭状态在有教养的市民阶层中是很普遍的,尽管它们各自的情况不尽相同。如果那些想追寻韦伯深层心理的传记作家<sup>2</sup>只看到家庭生活中父亲与儿子的冲突,那么他们得到的会比失去的更多。当然,家庭环境毕竟对韦伯观察政治和社会现实的眼光起到了矫正作用,而家庭经验也为他改变和影响周围世界的努力提供了最强的冲力。

我是市民阶级的一员,我感觉着这一点,我受着这个阶级的观念和理想的教育。<sup>3</sup>当马克斯·韦伯这样来回顾自己的出身时,在他的脑海中浮现出怎样的情景?可以肯定的是,出现的并不只是他与父母、兄弟在一起生活的那些家庭场景。韦伯的生活经验是更丰富的,涉及到更大范围的。但一般说来,在世纪转变时期,市民家庭(包括亲戚)还是有很强约束力的。

韦伯更多地受着来自他母亲家族的影响,这种影响总是直接间接地与海德堡相连。那时,韦伯的外公住在内卡河畔的一所公寓里,不远处有一

座古老的石桥。当学校放假的时候，孙辈儿女们常常来这里度假。<sup>4</sup>对韦伯来说，这里有一种神奇的吸引力。外祖父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法伦斯坦出生于1790年，是一个神学院长的儿子。但这位担任神学院长的外曾祖父不久就因为酗酒而损害了自己的职位，并且最终在不来梅附近失踪。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法伦斯坦在父亲身边生活得最久，他得到了冯·迈宁公爵的经济资助，得以从事学业。但是法伦斯坦的朋友和传记作者哥特弗里德·格维努斯却评价说：“他并没有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学到过任何东西，从他遗留下来的材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sup>5</sup>

法伦斯坦20岁时娶了一位16岁的姑娘。不久后找了一份家庭教师的工作，因为他不想再被人们看作“市井无赖”了。<sup>6</sup>1813年他应招参加吕茨夫(Lueyzow)义勇军，像所有的老战士一样，他也希望得到一个优厚的职位。但吕茨夫的追随者在政府危机中渐渐变得让人反感。人们不喜欢他们那种打上了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杰(Friedrich Ludwig Jahn)烙印的粗暴而颐指气使的说话方式。<sup>7</sup>关于法伦斯坦的生活情况，现有材料不够充分，而且也不尽一致。他的好友格维努斯说得很清楚：“从法伦斯坦1814年向普鲁士国家首相哈登伯格(Hadenberg)递呈的申请材料中，可以看到他生活的一个概况……当然，其中并非所有的陈述都是完全符合事实的。”<sup>8</sup>1815年他再次投身于战争。同年11月，他接受了曾让他厌

恶的会计师职位。1年后又作为州政府文书到杜塞尔多夫上任。当他在1832年作为州政府参议员到科布伦茨上任之前，曾多次提出升迁申请，但均无结果。

他的妻子于1年前去世，留下6个孩子。他对于4个儿子似乎过于苛刻，结果有3个移居海外。他不得不向他们低头，不情愿地向他们作出书面保证。在日益扩大的市民阶层中，一个人想通过升官而得到可靠职位往往成为笑柄。法伦斯坦的命运就是一个明显而典型的事例。与贵族不同，对于出身市民等级的人来说，即使受过高等教育，或者意外地得到某种职位，事实上也不过是拉破车走上坡路。法伦斯坦在1835年写给一个儿子的信中表达了这种切身的感受：“你的父亲到现在还是这样地没有出息……但我为你感到高兴……要讲礼貌，不要粗暴，也不要那么喜欢争辩等等……这些通常都是有害的……要管好自己的舌头，但行动要光明正大；在人前不能不知羞耻，这在上帝面前同样是一种罪过……想一想，我宁愿死，也不愿意看到别人骂你们是捣蛋鬼和无花果……不论在头脑中还是言行上都要尊重妇女，这是你母亲的意愿，也是为了你能远离罪恶……我把诚实的名字赋予你——因为你叫法伦斯坦——你不要使它受到玷污，而应该为它赢得尊敬——要顺从上帝，不要责骂和抱怨。要重视这些问题，它关系到生还是死！”<sup>9</sup>

法伦斯坦在第一个夫人去世4年后再次结婚。第二个夫人爱米丽·苏凯比他小15岁，出身



外祖父法伦斯坦(油画)

于一个显贵的市民家庭，是胡格诺教徒的后裔。<sup>10</sup> 她的父亲是一个富足的布匹商人，是法兰克福的市民和陪审员；祖父是法国改良派的宫廷教士。曾祖父于 1714 年到达哈瑙，1722 年成为一个自主的金银商品制造商。<sup>11</sup>可以说，他就是这个家族的德国祖先。

爱米丽·苏凯继承了三份遗产：一笔可观的财产、一个改良过的加尔文教信仰和与之相伴的沮丧和恐惧。这种沮丧和恐惧也传给了她的后代。她生了 4 个女儿，她们使做外祖母的有了 37 个外



孙。这个家庭中有一个儿子死于德法战争，当时他才 22 岁。在科布伦茨时，法伦斯坦精神状态突然发生变化，他开始忧郁、悲观厌世，他的多疑症“达到了令人悲观的地步”。<sup>12</sup>但这并没有影响他 1842 年去柏林财政部任职。身体上的不适和气喘病使他日益痛苦。由于担心“自己的精神和身体状态继续恶化”<sup>13</sup>，1845 年他申请离职，告别了政府机关。在这个世纪的 40 年代中期，他在海德堡定居下来，并用苏凯得到的遗产在齐格豪则大街(Ziegelhaeuser Landstrasse)建了那栋公寓。他参与发起并入股参加了由格奥尔格·哥特弗里德·格维努斯任编辑的一家自由主义日报。他与格维努斯建立了真诚的友谊，并邀其到家里居住。法伦斯坦对于儿女们的教育非常严厉。在他身上，老实、正直与粗鲁、专横(他自己称之为“公鸡的好斗”)结合在一起。<sup>14</sup>

在严厉的丈夫面前，娇小、腼腆和内向的苏凯只好到深沉、静谧的宗教虔诚中去寻求逃避。<sup>15</sup>她在《生活的回忆》<sup>16</sup>中谈到早年的时光：“我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最大痛苦是体质不好……我有种不可名状的胆怯，并经常地压抑自己的感情。”30 岁时她答应了法伦斯坦的求婚。她说：“迄今为止我的生活看来还是幸运的……我对生活没有什么要求……因为我觉得我的性格或许不适合追求幸福……我的母亲曾答应我，要指出我的全部缺点和弱点……而每当我清楚地意识到这是上帝的意志，我就以愉快的心情离开我所爱的人们。”接着